

世界文学译丛

约翰·克利斯朵夫

约翰·克利斯朵夫 (下)

周殿富◎主编 [法]罗曼·罗兰◎著 曹润宇◎译

World Literature Classic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WORLD LITERATURE CLASSIC

小说描写了一位德国音乐天才成长的过程和与命运抗争的一生，刻画了一位充满矛盾和不协调的性格，满怀生命热情却遭到敌对世界攻击的艺术家形象，反映了整整一代具有人文理想、追求光明与自由的知识分子艰难的成长历程。小说展现了广阔的社会图景，提出了许多重大的社会问题，对为人类正义事业奋斗的善良进步的普通人民作了热情洋溢的歌颂。

World Literature Classic

世界文学译丛

约翰·克利斯朵夫

(下)

周殿富 主编 [法] 罗曼·罗兰 著 曹润宇 译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雅南一家是法兰西的一个古老世家,数个世纪以来,他们偏居在外省的一角,血统纯正,从不与外族联姻。社会历经变迁,他们在法国的后代仍比想象中多得多。他们与这片土地息息相关,这连他们自己也没注意,要想让他们离开这块土地,非得弄得天翻地覆不可。他们对这片土地如此眷恋并无多大原因,利益也极微小,说到有什么乡恋情结的话,那也只是几个文人墨客的事情。那剪不断的深沉而浓烈的乡情,乃是族人共有的。数百年来,他们是这片土地的一个组成部分,与这片土地共同生长、呼吸,能听见它的心与自己的心一起律动,如同两人睡在同一张床上,能感受到对方难以察觉的颤抖,时令季节的变化、阴晴圆缺的更替,以及万物的动静。最能攫获人心的,并非是故乡那美妙的风景和怡情的生活,而是简单、质朴的乡土,它更能贴近人,对人诉说着亲切而知心的话语。

雅南一家居住在法国中部的一个省份。这个地方平坦而湿润,小小的古城毫无生气,它那倦怠的面容倒映在一条运河那静止的、混浊的河面上。小城的周围便是清一色的田野、耕犁的土地、牧场、小小的溪流、宽阔的森林,接着便又是清一色的田野……没有任何名胜古迹,也没有什么纪念建筑,什么古迹也没有。总之,没有什么诱人之处,只有惜惜相依的恋情。在这混沌沉寂的环境中,却蕴藏着一股潜在的力量。任何人初次体会,无不垂头丧气、反感异常。然而,世代居住在此的人,已经深受影响,再也无法割舍,对它已刻骨铭心。静止的事物、沉闷而平和的气氛、单调的风景对他们自有一种魅力,一种沉郁的温馨,他们自己无法觉察,毫不吝惜,然而却眷着恋着,永不释怀。

雅南一家世代居住在这儿,他们的家族在本城及四乡都留下了印迹,一直可追溯到十六世纪,由于总有几个叔祖伯祖之类的族长呕心沥血编制族谱,把这些清贫勤俭的小人物的世系排列得有条不紊,他们起初都是一些农民、佃户、工匠之辈,接着是乡间文书、公证人,最终定居到县城里了。奥古斯坦·雅南,即现在这个雅南的父亲,是个银行家,理财有道,他是一个聪明人,有着农民狡猾而执拗的天性,尚算诚实,但也不过于死板;他极勤勉,却也喜欢享受。因为他富有,说话直率,乐于助人且为人精明,所以在方圆几十里地普遍受人敬仰,又让人害怕。他身材矮小,长得很健壮、结实,带有斑点的红扑扑的大脸盘上长着一双十分有神的小眼睛。从前,人们都说他是好色之徒,如今还是有这个嗜好。他喜欢开低俗的玩笑,亦很讲究吃喝。瞧他吃饭那副样子:他的儿子安东尼和几个与他相仿的老友在一旁作陪,这中间有调解员、公证人、总本堂神甫(老雅南是看不起神职人员,不过那人若能大吃大喝,他也高兴与他共餐),总之,这些都是很乡野的快活汉子。餐桌上彼此玩笑胡闹,时常地猛拍桌子,大笑不止。快乐的氛围感染了厨房里的仆人,以及周边的街坊邻居。

在一个夏季的大热天,老奥古斯坦穿件衬衣下地窖去装酒,患了肺炎,不出两天便去世了。他虽不太相信天堂,但如同外省那些对宗教半信半疑的有

良知的有产者一样,在临终之前,还是同意按教会的规矩办理了丧事,以免家里女人唠唠叨叨。如何办丧事本无大碍,再说闭上眼也就一了百了了……

他的儿子安东尼接管了父亲的生意。他也是个小胖墩,脸蛋红彤彤的,神气活现,胡子剃得光光的,只留鬓角,说话急促而模糊不清,声音特别响,十分好动,虽没有父亲的理财本事,但管理倒有一套。银行仅仅因老根底不断壮大,他只需按部就班地守业就可以了。在当地,他因为懂得经商著称,其实他家的生意兴旺,他本人并没有发挥多大作用,只要按老一套照办就是了。再说,他为人也厚道体面,到处受到应有的敬重。他态度谦和,落落大方,也许对某些人太过热乎了,感情有点过于外露,待人也不太分尊卑,因此在小城以及邻近的乡村口碑载道。他并不乱花钱,却极易动情,动不动就掉眼泪,如果发生什么天灾人祸,就打心眼里难过,当事人也深受感动。

他和所居住的那个小城里的大多数男人差不多,政治占据了他心目中很大的地位。他是执著而温和的共和派,彻底地热爱自由,爱国,也像他父亲一样与教会誓不两立。他是市参议院议员,如同他的同事,将捉弄本教区神甫或封斋布道者作为他的一件好事,引起本城太太们的极大的兴趣。还应该补充一句,法国小城里的反教会思想多少也总是引发家里口角的一个原因,是丈夫和妻子之间明争暗斗的一根隐藏着导火线,家家都几乎是这样。

安东尼·雅南在文学上也有一些才华。他如同同时代的外省人一样,读过不少拉丁经典名著,也能脱口背几页书,也如拉封丹、布瓦洛等人的名句,特别是布瓦洛在《诗艺》和《唱诗台》中的隽语,以及《圣女贞德》的作者和十八世纪诗人们的优美语言,他还努力模仿他们的风格写了几首诗。在他这个圈子里好地如此的为数不少,因而他也赢了更大的名声。大家传诵他的戏谑诗、四言诗、限韵诗、藏头诗、讽刺诗和歌谣,有时还有些险句,都显示出他的一些才情和性格。他诗里也有些难解的句子,好在卢瓦河周边地区的诗人们都喜欢吹捧他的诗作,将他喻为鬼才但丁:

……于是他用屁股吹了喇叭……

这个健壮、快乐、活跃的小矮个儿娶了一个与他有着截然相反性格的妻子。她是当地法官的女儿,名叫露西·德·维里埃。露西·维里埃一家,或者说德·维里埃一家——因为他们的姓氏好比滚落时分裂成两半的石头,也分裂了——属于法国古老的法官世家,为人处世十分严谨,非常重视法律、义务、公民意识、个人,特别是职业的尊严,甚至有点儿迂腐。在上一个世纪,他们被教义极严格的冉森教派所影响,所以如今除了轻视耶稣教派外,思想上还带有悲观和苛刻的毛病。他们总不朝好的方面看生活,不但不愿意克服现实生活中的困难,还要制造新的困难,以便有权利怨天尤人。露西·德·维里埃也具有这些特点,与她丈夫那不太雅观的乐观主义截然不同。她长得瘦高,比她丈夫高出一头,身材苗条,很会打扮,高雅得有点儿过头,显得极不自然,因而一眼看过去显得比实际年龄老。她恪守妇道,苛求别人,不允许有任何过失出

现,也不准许别人有什么特殊之处。她的冷漠和高傲是有名的。她极虔诚,这便成了夫妇间无休止争论的中心点。但他俩十分相爱,虽说时常也小吵小闹,但都离不开对方。他俩都不太实事求是,丈夫不擅长分析心理(他瞧见几副笑脸,听到几句好话便会受骗上当),而妻子一点儿都不懂经营这一行(谈生意时她总避开,对此毫无兴趣)。

他们有两个孩子:女儿叫安多纳德,儿子叫奥里维埃,安多纳德比奥里维埃大。

安多纳德是一个美丽的褐发女孩,长着一张法国女孩的标准小圆脸,端庄而正派,水灵灵的眼睛,天庭饱满,下巴纤巧,鼻子小而挺直,如同法国一位老肖像画师所说,“属于那种最美丽高贵而纤巧的鼻子,有时微微翕动使整张脸显得很有生气,表现出她说话或倾听别人说话时内心泛起的涟漪”。她继承了父亲乐观的性格。

奥里维埃则是瘦弱的金发男孩,像他父亲一样身材矮小,但性格与其父截然不同。他在童年时候多病孱弱,极大地影响了健康,因而格外受到家人的关爱。他体弱多病,小小年纪就多愁善感,沉浸于幻想,他怕死,缺乏旺盛的生命力。他性格孤僻,不爱交际,愿意一个人独处,看见别的孩子在一起游戏,就躲得远远的,感到同他们在一起很不舒服。他厌恶他们的游戏,不喜欢与他们嬉笑打闹,看见他们撒野就感到心有余悸,宁愿挨揍,这倒不是因为他缺乏勇气,而是因为害怕,因为他不敢自卫,怕伤着别人。如果他不是靠父亲的地位保护着,很可能被同伴们折磨致死的。他性格温顺,特别容易激动:一句话,一个温馨表示,一声呵斥都会使他泪如泉涌。他的姐姐心理可比他健康多了,并常常笑话他,管他叫小喷泉。

这两个孩子相亲相爱,但性格差异太大,凑不在一起,做着各自的梦。安多纳德逐渐长大了,出落得更加美丽动人,别人都这么说,她自己也知道,因而很开心,为未来编织了很多梦。奥里维埃娇弱而忧郁,一接触外界就心烦意乱,小脑袋便不自主地胡思乱想,自编故事情节。他像小女孩般强烈地渴求爱和被爱。他喜欢独处,与同龄的孩子不交往,为自己设想出几个朋友:一个叫约翰,另一个叫埃蒂埃纳,还有一个叫弗朗索瓦,只与他们做伴,自然与周围的朋友疏远了。他睡眠时间不是很长,不停地幻想。清晨,仆人叫他起床,他也迷迷糊糊的,赤裸裸的两条小腿垂在床沿上。或者更经常的是两只袜子穿在一只脚上。他双手浸在脸盆里会发呆,坐在书桌前写一行字、读一篇课文也会发呆,他一溜神就是几个小时,过后,他忽然发现自己什么也没做,又会十分惊恐。当吃饭的时候,家人跟他说话,他也是怔怔的,别人问他话,过了很久才答话,说到一半,自己都忘了想说什么了。他总是在思想里自言自语,而在外省度日如年的单调的生活又使他由习惯转变为麻木了。一栋大房子,一大半空着,家人仅住了其中的一部分,地窖和贮藏室空空荡荡得可怕。一个个房间神秘地关闭着,百叶窗关得严严实实,家具、镜子、烛台都罩起来或包了起来,祖

先的肖像微笑着拂之不去,帝政时代的那些版画,反映的都是多情而仗义的骑士精神。屋外,在对面铁匠铺里的蹄铁匠打铁,铁锤在铁砧上叮当乱响,风箱喘着粗气,马蹄被烫烧出臭气,洗衣妇蹲在河边洗衣服,隔壁屋子里屠夫重重地剁肉;大街的石子地上传出了阵阵的马蹄声;抽水唧筒;运河上的活动转桥;沉沉的船装载着成捆成捆木料被纤绳拉着缓缓驶过高高的花坛前;铺着地砖的小院落里有一小块土地,上面种着两棵丁香,四周种着天竺葵和矮牵牛;河面上方的平台上,种着一盆又一盆的月桂和开花的石榴树。有的时候,邻近的广场上传来赶集的喧闹声,农民穿着明显的蓝布衫,猪在嗷嗷地叫着……休息日,在教堂里,唱经班老唱着走调的圣歌,老教士做弥撒时昏昏欲睡;一家人在车站大道上散步,同其他不得不集体散步的可怜的人彼此脱帽致敬,一直走到阳光明媚的田野中去,望不见的云雀在天上飞翔;或者,沿着沉寂的粼粼闪光的运河走去,河岸两边上的杨树在瑟瑟发抖……然后便是丰盛的晚餐,没完没了的大吃大喝,人们谈吃经头头是道,酣畅淋漓,由于他们个个都是美食家,在外省,民以食为天嘛。大家也讲生意,说笑话,不时地还讨论疾病,一点儿都不嫌无聊……这时,这个小男孩就坐在餐桌边,像一只小老鼠似的无声无息,嘴里老在咀嚼,却并没有吃多少,只是认真地听大人讲话。他把所有的东西都听进去了,如果听不明白,就以想象补充。我们经常能够发现在传统家庭里长大的孩子具有一种特殊的天性,于他们身上,历代家史打下了深深的烙印,他们能猜出自己没有或是不是很理解的思想。还有厨房,那里天天编织着血腥而不乏风趣的神秘故事……终于熬到晚上了,蝙蝠在悄悄地飞翔,老宅里无处不在蠢蠢欲动的奇形怪状的东西令人胆战心惊,其中有硕大的老鼠、毛茸茸的巨大蜘蛛,接着便在床前祈祷,也是心猿意马的。邻近救济院的小钟一下接一下敲响,告诉修女们该休息了,最后是洁白的小床,那是梦乡的摇篮……

一年之中最妙的光阴便是在离城不远的自家庄园里度过春天和秋天。在那里可以自由驰骋想象,看不见任何人。这两个孩子就像大多数有产者的孩子一样,不乐意与下人交往:仆人和佃农让他们从心底感到胆怯与讨厌。他俩继承了母亲那贵族似的优越感,或者更准确地说,主要是有产者的优越感,看不起劳动人民。奥里维埃成天骑在一棵栎树枝头读奇怪的故事,有瑰丽动听的神话,缪朱乌斯、奥尔努瓦夫人的《童话集》、《一千零一夜》或是游记。他特别神往遥远的地方,法国外省小城里的男孩往往做着环游世界的梦想。一个小树林挡住了屋子,他于是便以为在远方了。但他其实知道自己离家很近,心里感到很踏实。由于他从不一个人走远,他觉得自己与大自然相拥了。四周树木郁郁葱葱,透过枝叶之间的隙缝,可以望见远处发黄的葡萄藤和牧场,隐约看见奶牛在那里吃草,悠闲的叫声打破了广袤田野的宁静。雄鸡高亢的鸣叫在农舍间遥相呼应。从谷仓里传出了不均匀的连枷声。在静默的万物之中,忙忙碌碌着数不清的小生命。奥里维埃不安地看着忙个不停的一行行蚂蚁和一群群满载而归的蜜蜂,犹如管风琴发出的轰然奏鸣,漂亮却愚笨的黄

蜂都不知道要去哪儿——所有这些忙忙碌碌的小昆虫似乎急于奔向一个地方……可是在哪儿呢？它们自己也不晓得。管他在哪儿哩！总是会在某个地方……奥里维埃在这未知和抱有敌意的世界里心情很紧张。他听见松果落地或是树枝折裂的声音时像一只小兔子似的会突然一惊，但他听见花园的那一头安多纳德发疯似的荡秋千，震得秋千上的铁环叮当响时又放心了。

安多纳德不过是在用她自己的方式做梦。她整天在花园里寻找，满脸笑意地，既馋嘴又有好奇心，像一只斑鸠似的吸吮葡萄；悄悄在墙根边摘下一颗桃子；攀攀李树，要不就在树身上轻轻拍打几下，于是金黄色的李子雨点般掉下来，入口即化，如蜂蜜般的甘甜。有的时候，她摘花，那是不允许的，所以她会飞快地摘下自早晨起就看中的一朵玫瑰，溜到花园尽头的绿篱笆中，把小鼻子埋入散发出沁人花香的花朵之中贪婪地吻啊、吮啊。接着，就把窃物藏进颈脖下的两个小乳房中间。她总是好奇地看着微敞的内衣里露出的这对小白鸽在渐渐地膨胀……还有一件不被允许的乐事便是脱去鞋袜、赤脚走在花园小径的清凉的沙子上，走在湿漉漉的草坪上，走在凉凉的树荫下，或是被阳光晒得滚热的石子上，散步在树林边缓缓流淌的小溪里，任溪水、泥土和阳光亲吻着自己的双脚、双腿和膝头。有的时候，她会躺在松树的树影里，长时间地看着她那双被阳光照得透明的小手，又会不自主地用嘴去亲她那浑圆的小胳膊上的光滑如绸缎的皮肤。她用蔓藤和橡叶编扎头冠、项链和裙子，在上面插上蓝色的野菊花、红色的小槲，还有带着青果的小松枝，十足一个未开化的小公主了。有的时候，她会独自一个人绕着喷泉翩跹起舞，伸直了胳膊，转啊转，直转到头晕，一头栽倒在草地上，把脸埋进草丛中，长时间地大笑，忘乎所以，自己也不明白为什么会这样。

两个孩子就这样欢度了他们的日子，离得很近，又各自在玩，除非有的时候，安多纳德无意走过弟弟身边时，想捉弄他一回，往他的鼻子上扔上一把松针，或是摇动他身下的树，扬言要摇他下来；或者，突然扑到他身上吓吓他，一面叫喊道：

“嘿！嘿！……”

也有些时候，她存心要戏弄他。便借口说妈妈在叫他，要他从树上下来，一旦他下来之后，自己又爬上去抢占了他的位置，再也不愿动弹。于是奥里维埃就咕咕哝哝，扬言要去告状。不过不必担心，安多纳德不会在树上待久的，她安静不了两分钟。等她坐在树丫上把奥里维埃耍弄够了，看见他气得快要哭了，便纵身跳下地，扑到他身上，一边笑一边摇着他，喊他“小傻瓜”，再摔他到地上，用一把青草扇他的鼻子。他想挣扎，却力不从心。于是他仰天躺着，干脆就不动弹了，像一只小金龟一样，两条瘦瘦的胳膊被安多纳德的一双结实的手死死地按在草地上，他只得装得可怜兮兮、委屈求全的模样。安多纳德见他束手就擒并甘拜下风了，心也就软了，一把搂住他哈哈大笑，最后还将一团湿湿的青草塞到他嘴里，扬长而去。奥里维埃最讨厌的就是这个，他很不喜欢

青草味儿,又是吐,又是抹嘴,气得直叫,而安多纳德则一溜烟似的笑着跑远了。

她总是在笑。晚上,她睡得香香的依然在笑。奥里维埃躺在隔壁的屋子里,他睡不着,正在自编故事,突然听见姐姐傻呵呵的笑声,以及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她那时断时续的梦语,常常会被吓一大跳。屋子外面,树被风吹得簌簌地响,一只猫头鹰在哀鸣,在远处的村庄里,在林子尽头的农舍里,狗在不停吠叫。在发着磷光的蒙眬的夜色中,奥里维埃看到窗前松树那沉沉的、黝黑的树枝在随风轻轻摇曳,就如同孤魂野鬼一般,此时安多纳德的笑声又让他安下心来。

这两个孩子都虔诚地信仰宗教,尤其是奥里维埃。父亲公开地反宗教使他俩很气愤,但做父亲的并不干涉孩子的宗教信仰。实际上,他同许多无信仰的有产者一样,同人心并不反对家人信教,原因是有亲人站在对立的阵营里也总是有益无害的,风水年年转哦。总之,他虽然是自然神论者,但他像父亲一样,也会适时请神甫来主事的。他认为,这样做即便没太大好处,但也不见得有什么害处,如果一个人去买火灾保险不一定自己家一定会着火。

病弱的奥里维埃对神秘主义的东西有某种神往。他有时觉得自己不复存在了。他既轻信又温和,需要精神支柱。他在忏悔的时候尝到了痛苦的快感,也觉得将自己托付给那无形的朋友是一种幸福与满足,他永远向你敞开胸怀,你对他知无不言,他都能明白,并且会原谅所有。他沐浴在谦卑和至爱的气氛里,感受到温馨,灵魂沐浴后得到净化和休憩,变得纯洁无比了。他信教是极自然,他不理解人们为什么会怀疑信仰。他幻想着不是人们故意在使坏,便是天主在惩罚他们。他偷偷地祈祷天主开恩,为父亲指点迷津。有一天,他随父亲去参观一个乡村教堂,看到他画了一个十字,感到巨大的安慰。他在心中将圣徒的故事与东方优美的神话混为一体,小时候的他,认为两者都真实可信。童话故事中嘴唇开裂的斯加巴、多嘴多舌的理发匠和小个儿驼背加斯加尔,他确信真有其人。同样,在乡间散步时,他特别注意那些黑色的啄木鸟,也认定它们嘴里衔着的是寻宝人的神奇草根。伽南和福地也在孩子的想象中变成了法国的勃艮第和贝里地区了。当地有一座圆圆的山冈,山顶上生长着一棵小树就像一根枯萎的翎毛,他也将之想象成亚伯拉罕举起火把的那座山头。在牧场边上有一大堆枯死的荆棘丛,他认为就是那些经过世纪风云才熄灭的燃烧着的荆棘。等他稍稍长大,有了判断能力以后,他还是乐意陶醉在民间传统之中,给自己的信仰增添色彩。他并非完全上当受骗,但他宁可自欺欺人,从中体会无限乐趣。所以,在很长时期,到复活节前一天的礼拜六,他就留神着前一个礼拜四飞去罗马朝圣的钟声是否能带着一面面小旗随风飘回。后来,他知道这不是真的,然而每当他听见大钟敲响时,仍然仰起小脸朝天空张望。有一次,他产生了幻觉:虽然他心里完全知道这不可能,但他好像还是看见一口系着蓝色的丝带的钟从他家的屋顶上飘逝而过了。

他迫切地需要沉浸于这传说和信仰的世界里。他逃避生活,无法正视自己。他苍白又瘦弱,十分虚弱,他为此痛苦万分,也受不了别人提到他的这些弱点。他生性悲观,那无疑是继承了母亲,悲观主义在这个病恹恹的孩子身上适宜地生长发芽。他自己并未意识到这一点,还以为别人也同他一样。这个十岁的小老头在娱乐时间不在花园里玩耍,却把自己关在房间里边吃下午茶边写他的遗嘱。

他写的东西特别多。每天晚上,他偷偷地写日记,并且乐此不疲,他也不知道为何,因为他除了废话外原本无话可说。写作于他来说是一种祖传的嗜好,法国外省的有产阶级——这个坚不可摧的古老阶级——自古以来就有这种需求,即每天写日记,并且以执拗到几乎伟大的耐性把当天所见、所讲、所行、所闻、所饮、所食及所思耐心细致地记录下来,直到一命归西。这样做仅是为自己,而绝不为他人。他们心里清楚,谁也不会读到这些东西的,而且自己也不会再去读第二遍的。

音乐也如其信仰,成了他躲避过分强烈日光的遁身之所。姐弟俩都有音乐家的天分,特别是奥里维埃,他的这个禀赋是遗传自母亲。不过,他们欣赏的格调并不总那么高明,在这个外省小城里,谁也培养不出高雅的艺术品位来,由于当地人听的所谓音乐无非就是本地的铜管乐队吹奏的进行曲,或是每逢节假日,吹奏亚陶尔夫·亚当的烂玩意儿、教堂里的管风琴所演奏的浪漫曲、有产阶级的小姐们常常在音色不准的钢琴上乱敲一气的几首华尔兹和波尔卡、《巴格达的领袖》或是《年轻的亨利狩猎》中的序曲,还有就是莫扎特的两三首奏鸣曲,总是那几首,也老是那几个音符出错。家里招待客人的时候,这些便成了晚上固定的节目。晚餐后,凡是在音乐上有几手的人,都被请出来表演。开始他们都会红着脸谦让一番,到最后也都无法拒绝了。他们都把拿手好戏搬出来,于是在场的每个人都要对艺术家们的记忆和“完美”的技巧称赞一番。

这一套仪式几乎每晚都要上演,完全破坏了两个孩子参加晚宴的兴致。假如他俩合奏巴赞的《中国之旅》或韦伯的几首小乐曲的话,一定相互默契,还不怎么怯场。但一旦他们得单独演奏时,那便成为受罪了。就像往常一样,安多纳德胆子大些。她虽然十分厌恶,但她明白无法逃过这一关,便狠下决心,在钢琴前坐定,憋着劲儿,马马虎虎弹奏她的回旋曲,把这一段弹得乱七八糟,那一段又弹得驴唇不对马嘴,突然中止,转过脸来,笑眯眯地说道:“啊!我记不起来啦……”接着便果断地跳了几拍又继续弹奏,直到弹完。此时,她大大地松了口气,在众人赞叹声中回到原位,笑着说道:

“我弹错了不少音符哩!……”

奥里维埃就不那么温顺了。他不能忍受自己亮相在大庭广众面前,成为晚会的焦点。对他来说,在众人面前说话已然是受罪了,如今还要为这些本不热爱音乐的人(他看得很清楚)、厌恶音乐的人演奏,而他们请你演出也仅是因

为礼貌,因此这与一种专制行为无异了,他试图拒绝,但也是在做无用功,他还是一个劲地推托。几个晚上,他居然溜走了。他躲在走廊上,躲进黑洞洞的房间里,甚至顾不得恐怖的蜘蛛,躲到阁楼上去了。他愈拒绝,别人就愈坚持,规劝也愈加婉转。这时,父母亲又在一旁斥责,倘若他过分顶嘴,还甩他几个耳光,最后总是不得不弹几个曲子,自然是弹不好的了。事后,他在夜晚会因为自己没弹好而伤心,因为他是真正从内心热爱音乐的人。

小城的音乐鉴赏水平也不总是那么庸俗的。也有过那么一段时间,有两三个有产者的家庭也会奏起相当不错的室内乐。雅南太太常常讲起她的祖父,说他动情地拉着大提琴,唱着格鲁克、达拉哈克和贝尔东的歌曲。他家里还收藏着一大摞乐谱和一本意大利歌谣。因为可爱的老头与柏辽兹所说的安德里厄先生一样,喜欢格鲁克。她满怀辛酸地又说道:“他也喜欢皮契尼啊。”他也许真更喜欢皮契尼呢。总之,在外曾祖父的收藏里,意大利的歌曲占了其中绝大的部分,它们成了小奥里维埃的音乐粮食。虽然这些食品不怎么营养丰富,有点像大人塞给孩子们吃的外省糖果,让人反胃,让人偏食,并有可能让人永远接受不了健康纯正的养料了。可是奥里维埃很贪食,倒不成问题。大人不会正儿八经地拿养料喂养他的,他没有面包充饥,于是只能吃糕点,因而,契玛洛莎、帕西埃罗和罗西尼便成了这个神秘而忧郁的小男孩的乳母,但这些快乐而放肆的老祖宗们不是喂他乳汁,却是灌意大利葡萄酒给他喝,再加上那不勒斯和卡塔尼亚的两位无端变化、爱开玩笑、盈盈微笑、眼中常常含着泪花的司酒女神——佩戈莱西和贝利尼。

他花在弹琴上的时间特别多,自娱自乐。他已深深地被音乐感染了。他对音乐不求甚解,只是兴致所至。没有人想到再教他学习和声,他也毫不在乎。这个家庭对科学和与科学精神有关的一切都不感兴趣,特别是在母亲这一族。这些弄法律的人,自认为是才子和人文主义者,遇上一道数学难题便束手无策了。他们举了一个例子,是本家的一个远房亲戚,他在经纬局工作,他们说他们后来还是因这种工作而变疯的。外省传统的有产者世家,思想健全,实事求是,但由于无忧无虑,单调的生活而变得昏昏沌沌的。他们人情通达,深信世上没有困难解决不了;他们几乎混淆了科学家与艺术家,只是认为前者更为实用些,但缺乏些许雅兴。由于艺术家没什么用处,而没什么用处却正是高雅的一种表现形式;而科学家差不多就等同于手艺人(这可不体面),也像是工头,不过比他们懂得稍多些,也更书生气些。他们在纸上画画弄弄挺内行,但一走出数字工厂,就一无是处了。他们若不是由有丰富生活经验的、有生意头脑的、善于为人处世的人带头,也是不会大有作为的。

糟糕的是,这种人生经历和商业经验并不像这帮通晓处世哲学的人所希望的那样万无一失,他们的人生经验也只是一种习惯,仅适于应付很少的一些容易应付的情形。如果遇到了意外情况,必须果断而迅速地采取决策时,他们便无计可施了。

银行家雅南就是这一类人。在小城规律的生活中，一切都已约定俗成，一成不变，所以他在银行业务中从未碰到什么真正的难关。他继承了父亲的产业，自己其实并不具备这方面特殊的业务能力，既然后来一切都顺顺当当，他便将此归功于自己的天分。他爱说，做人只要诚实、踏实、通情达理，便可解决一切。他想将来把家业传给儿子，也不问问儿子是否乐意，因为他父亲对他也是如此。他在思想上毫无准备，任由孩子成长，只要他们身心健康，特别是活得快乐就行，原因是他疼爱他们。因此，这两个孩子对生活严酷的那一面是从不提防的，简直是温室里的花朵。那又有什么呢？他们不是可以永远这样生活下去吗？在这温柔乡似的内地，他们家有钱，受人尊敬，父亲又是那么享受，成天笑嘻嘻的，经常满室宾客，享受着当地一流的生活，生活确实太如意太舒适了。

安多纳德已有十六岁了。奥里维埃即将初领圣体，他做着各种神秘秘的梦，成天懵懵懂懂的。安多纳德的前程无限美好，如同听着四月的黄莺在快乐歌唱，如同春天般的心田里满是醉人的芳香。她的肉体 and 心灵都像鲜花般地绽放，感到美滋滋的。她知道自己很漂亮，也听到别人这样夸她来着，而父亲对她的赞美，以及恣意地挑逗都足以让她忘形。

父亲常常看着她入神，他喜欢看她撒娇卖俏，看她顾影自怜，看她天真可爱地耍些小性子。他让她坐在自己的膝上，开她的玩笑，数落她的小心事，说她迷住了太多男人，并宣称已经答应了混混的求婚。他还列举了一堆体面的有钱人，但都嫌他们太老太丑了。她用胳膊搂住父亲的脖子，把脸蛋贴住他的脸颊，呵呵大笑，后来又被吓得哇哇直叫。他问女儿，谁将是她幸运的意中人，“是被雅南家的老妈子称为丑八怪的检察官呢，还是那个肥肥的公证人？”她直用小手捶他，不许他说下去，或者干脆堵住他的嘴。他亲吻着她的小手，边用膝盖颠着她，边哼着一首民间小调：

美人儿，您究竟想要谁？

是否就是那个丑老公？

她扑哧一声笑了，摸着父亲下巴上的胡子接着唱道：

夫人，请您做媒。

她决定自己选择。她知道自己很富有，或者将来会有钱，她的父亲常这样跟她说的。她必须有一份“丰厚的陪嫁”。当地有儿子的体面人家已经在围着她转悠，玩弄一些小手段，想尽办法去讨得她欢心，编起了小白网想钓这条美丽的小银鱼。不过这条聪明的小鱼很可能对他们只是开了一个愚人节的玩笑，原因是聪明的安多纳德看清了他们的所有伎俩，以之为乐：她喜欢让人追求的感觉，但不愿被人追到手。在她那小小的脑袋瓜里，早已明白该嫁给谁了。

一般，外省每地只有一个贵族世家，他们自称为本省爵府世家的后裔，其

实常常只是国家资产的买主,抑或是十八世纪的管账先生,抑或是拿破仑军队的军火供应商。当地的贵族是一个姓帕尼凡尔的家族,拥有一座离城几里地的城堡,尖尖的塔由闪光亮的石板瓦砌成,周围林木郁郁葱葱,鱼塘遍布。他们对雅南家殷勤万分。小帕尼凡尔拼命讨好安多纳德,他是一个英俊的小伙子,从他的年纪来看,相当健壮,过早发福了。他整天都在狩猎、吃喝、睡大觉;他会骑马,会跳舞,举止不凡,也不笨。他不时地穿着皮靴从宫堡骑马进城,或是坐着双轮马车前来,以业务往来为借口,拜访雅南家,有时带来一筐野禽,有时为太太们带来一大篮子鲜花,趁机追求雅南小姐。他俩独自在花园里散步,他竭力讨好她,开开心心地说笑话,捻卷着小胡子,马刺在平台的地砖上蹬得直响。安多纳德觉得他特别可爱。她的自尊心和虚荣心得到了满足,心里也美极了。她投入全部身心到少女初恋那美妙的感觉中了。奥里维埃讨厌这个小乡绅,嫌他太壮硕、太笨重、太粗俗、笑声太放肆、握手时紧得像虎钳那样,而且还毫不在乎地老是叫他“小家伙”,拧他的脸蛋。就由于这个陌生人爱上了他的姐姐,他由此而更加讨厌他,自己也不明白为什么……也许是想要姐姐仅仅属于他一人,而不属于其他任何别的人吧!……

然而大难来临。数个世纪以来,那些有钱的古老世家,一直与同一方土地相依为命,吸尽了土地的养分,但生活中总会遇到个把灾难,迟早而已。他们浑浑噩噩、无忧无虑地生活着,本来以为与养育他们的大地同样不朽。但土地在他们脚下已经枯死,无根无攀,一铲下去,就能把一切都铲掉。于是,人们就抱怨横遭噩运,怨天尤人,殊不知如果大树顽强的话,本无“噩运”可言,或者说,这噩运很快便会随风而逝,就如一场风暴只是折断了几根小树枝,却并不能把大树连根拔起。

银行家雅南怯懦、轻信,还有点儿爱慕虚荣。他喜欢自欺欺人,心甘情愿地混淆“事实”与“表象”。他挥霍厉害,但说实在话,由于他家历代节俭,加之事后会后悔(他能浪费几立方木材,却舍不得一根火柴),他的挥霍也有限度,不至于使他倾家荡产。他在生意场上也总是粗枝大叶的。他从不拒绝朋友借钱,要想成为他的朋友简直易如反掌。他常常借钱却不要收据,别人欠他的钱款,他也只是随心地记上一笔,别人不还,他也绝不去要。他相信别人的信用,而且相信别人也是感恩于他的善心的。虽然他处世圆滑,落落大方,内里其实仍是很怯懦的。他从不让那些不可靠的借债人扫兴而回,对别人是否有能力偿付也不加考虑,这其中也不乏有他善良和怯懦的原因。他不愿意得罪任何人,就怕损了面子。因此,他总是让步。为了自欺欺人,他借钱就更加卖力了,似乎问他借钱就是给他帮忙。他确实也几乎是这样想的:为了自尊心,又处处乐观,所以常不假思索便相信他做的每一笔交易都是赢利的。

这些做法当然会博得所有借债人的好感:农民喜欢他,因为他们知道他有所求必应,一有机会就会加以利用。然而,即便是正直的人,对于他的感激之情,就像果实必须现时摘下,否则待在树上熟透了,便会烂掉的。雅南先生的借债

人过了几个月，便会自然地认为，他帮忙是应该的，他们甚至会想，雅南先生能如此热情，肯定有利可图。其中较有心计的人便会在赶集的日子给雅南先生送一只猎得的野兔或是一篮鸡崽，以为就与他互不相欠了，即便是不能抵债，至少在人情上抵消了。

总之至今，雅南先生放的债数目不大，而且借款都是一些规矩人，即便损失也是很少的钱，他对任何人也只字不提，所以一直相安无事。但有一天，雅南先生碰到了一个投资工厂的奸诈小人，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此人听说银行家好说话且有钱，便装作大人物的样子，胸前挂着十字荣誉勋章，自称他朋友中有两三个部长、一个大主教、一大批参议员、一批文艺和金融界知名人士及一家很有影响的报社，他说话的口气既威风又热情，正中他猎物的下怀。他那显摆自己的做法实在恶俗，换作比雅南先生精明的人肯定会警惕的。作为自荐，他拿出一大摞这些显贵写的客套虚浮的应酬信，信的内容不过感谢他的饭局，或是邀他去吃饭。众所周知，法国人是从来不齐备笔墨的，哪怕他刚认识只有一小时的一个人，只要对方不令人厌恶，不问他借钱，他便会欣然与那人握手，接受他请吃请喝的邀请。当然也不全是这样，有很多人只要看见别人肯借钱给他的新朋友，他们也不会拒绝借给他钱的。所以一个聪明人如看见他人因钱犯难，想帮他一把的时候，总会找到一头绵羊先让它跳下水，然后再带动其他的羊。既然在雅南先生之前没有其他下水的羊，于是他自己便成了这只领头羊，何况他还是一头盛产羊毛的纯种羊，生来就是给人剪羊毛的。他将对方虚的空洞、阿谀奉承的话都听遍了，又看见他广交社会上层人士，特别是听取他的建议在生意上还尝到了些许甜头，便被他整个儿拖下了水。起初，他牛刀初试，获利不少，继而便下了大注，最后把全部家产都压进去了，而且不仅压进了自己所有的积蓄，还把客户的钱也投了进去。他没有把此举通知给客户，自认为有十分把握：他想帮客户发笔意外财，让大家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

“企业破产了”这消息他是从一个有业务往来的巴黎商人那里间接听说的，那人也是随口说了一句最近出了一大宗倒闭案，也没想到雅南本人就是受害人之一，因为他是从不对他人提起自己的生意的。银行家的轻率真是难以想象，他从不屑于，以至差不多完全避免听那些向他提供商业情报的人传来的消息。他自命清高，始终自我感觉良好，道听途说几句就满足了，一切都悄悄地凭自己的主张干。人的一生中常常会出现一些荒谬至极的错误，仿佛有的时候，横遭噩运实乃天意。那时，受害人仿佛害怕有人前来相助，对一切能挽救他的苦口良药唯恐避之不及，四处躲藏，只知焦躁不安地一直向前冲去，好让自己痛痛快快地一个跟头栽到底。

雅南先生奔向车站，心急火燎地登上了开往巴黎的火车。他去找那个家伙。他还依旧心存侥幸，希望那个消息不是真的，至少也是夸大了的。他找不到那人，却清楚地证实了那个灾难性的消息。他失魂落魄地回到家中，不说一

句话,一时也还没有引起别人的怀疑。他希望可以争取到几个星期、几天时间。他凭着无可救药的乐观主义精神,尽量朝好的方面去想,以为总能找到补救的办法,即便补不回来自己的损失,总能避免他的客户遭受损失。他慌慌张张地想出各种办法,即便原来有成功的可能性,也会被他糟蹋掉了。他四处借贷却到处被拒绝。绝望之时,他冒险把仅剩下的一点点钱也拿去投机,结果全部输光。从此,他的性格完全变了。他闭口不提这件事,却变得易怒、粗暴、生硬、忧郁异常。但他对外人还装出开开心心的样子,然而傻子都看出他满腹心事,还以为是健康欠佳导致的。但对家里人,他就不那么注意了,他们很快就觉察出他隐瞒了什么重大事情。他与以前判若两人。有的时候,他忽然冲进一间房子,翻箱倒柜,把所有票据文件之类的纸张胡乱地丢在地板上,因什么都找不着,或是由于家人想前来帮忙,他会暴跳如雷,大发雷霆。接着,他又会在这一团乱糟糟的东西之间发呆。如果家人问他在找什么,他自个儿竟也说不清。他似乎不再关心妻儿,要不就是泪流满面地与他们拥抱。他再也睡不着吃不下了。

雅南太太心里清楚,大难临头了。但她从来不过问丈夫生意上的事,因而对此一无所知。她问他时,被他粗暴地推开。她因为自尊,也不坚持。不过她也不知道为什么,整天心惊肉跳的。

两个孩子是看不出即将来临的危险的。安多纳德非常聪明,像她母亲一样肯定有所预感,但她完全沉浸在初恋的喜悦之中,不想去思考那些令人烦恼的事情。她相信乌云总有一天会散去,即便终究回避不了,到时再正视现实也不晚。

可能与不幸的银行家最贴心的,就属小奥里维埃了。他感到父亲的痛苦,便暗暗地为他分担痛苦。但他却什么也不敢说:他一无所知,也一无所能。况且,他也尽量避免去想那些扫兴的事。他像母亲和姐姐一样,总有一个迷信的想法:如果你不想着倒霉事,也许它也不会不请自来。可怜的人一受到威胁,就会像鸵鸟那样,把头埋在沙子里,自以为这样灾难就不会找上门来了。

流言飞语令人不安地传开了。人们说,这家银行的信誉出了问题了,银行家与顾客打交道泰然自若完全是在装样子的,其中疑心最重的人要求抽回他们的存款。雅南先生感到绝望了,他拼命解释,装成愤怒的样子,不失身份,然后又辛酸地埋怨大家不信任他。他甚至和一些老客户们大吵大闹,这就更使他威信扫地。人们纷纷要求提款付息。银行家陷入四面楚歌的境地,完全失去控制了。他出了一次门,把银行里的最后一点儿钱拿到附近的一座温泉城市去赌,一刻钟之内输个精光,悻悻返回。

他不宜而走的举动使小城完全乱套了,人们纷纷说他已逃跑。雅南夫人费了好大劲才平息了人们的恐慌和愤怒,她哀求他们要耐心,对他们发誓说她丈夫很快就会回家的。他们虽然很愿意相信,但还是半信半疑的。所以,后来大家晓得雅南先生回家之后,便都松了一口气。很多人甚至想,自己之前的担

心完全多余。雅南家的人足够精明的，即使偶尔失足，也总有办法摆平的。银行家的从容态度更加坚定了这种想法。到了这个地步，他已无路可走了，这才感到倦怠异常，但也非常镇定。他下了火车，在车站大道上碰见了几个朋友，便心平气和地与他们聊上了，他们谈到了已缺水几个星期的农田，谈到了长势良好的葡萄，也谈到了当天报上披露的内阁倒台的消息。

到家，他的妻子立即跑去，滔滔不绝又疑惑地向他讲述他离家期间发生的事情，他满不在乎妻子的激动不安。她想在他的表情上分析出他这次出门是否已消除她仍蒙在鼓里的那个隐患了，但为了自尊，她一句也没问，等他先主动说。可他就是绝口不提折磨他俩的这件事，慢慢地打消了她信赖他、期望他吐出真言的念头。他说到了天热、疲倦，抱怨自己头疼得厉害，接着一家人就如往常一样上桌吃饭了。

他一言不发，神情倦怠，满腹心事似的皱着眉头。他用手指敲打桌布，勉强吃上几口，清楚家人都在注视着他，自己也茫然地望着孩子和妻子。孩子害怕大人不说话；他的妻子则因为自尊心受挫而板着脸，她虽不正视他，却偷偷看着他的一举一动。快吃完饭时，他才似乎觉悟，想与安多纳德和奥里维埃聊几句。他问他俩在他外出时做了些什么，不过他并不听他们回答，仅仅听见他们讲话的声音；他的眼睛虽然看着他们，目光却游移在外。奥里维埃感觉到了，他说到中途突然停止，不想再说下去。安多纳德呢，她稍稍犹豫之后，高兴又压倒了一切：她就像一只快活的喜鹊，讲个不停。她把手放在父亲的手上，或者推推父亲的肩膀，让他认真听她说事儿。雅南先生一言不发，他的目光游移在安多纳德和奥里维埃之间，额头上刻满了深深的皱纹。小女孩正讲在兴头上，他克制不住了，突然从餐桌上起身，向窗户走去，以掩饰自己激动的心情。两个孩子折起餐巾，也站起来。雅南太太打发他们去花园里玩，不久，那儿就传出他俩在小径上互相追逐而发出的尖叫声。雅南太太望着背朝自己的丈夫，在餐桌边转悠，似乎在收拾餐具。突然，她走向他，由于担心仆人听见，加之自己也十分惊慌，便压低声音问道：

“嘿，安东尼，你究竟是怎么回事呀？你有什么心事……有的！你隐瞒什么了……发生什么灾难了？你很难过吗？”

可是雅南先生还是十分不耐烦地耸耸肩，语气僵硬地说道：“没什么！我跟你说过没什么！别管我！”她生气地走开了，她窝了满肚子无名怒火，心想无论她的丈夫发生了多大的事情，她再也不多管闲事了。

雅南先生走下台阶来到花园里。安多纳德还在疯玩，她使劲推弟弟，要他奔跑。可是那男孩突然说他不想再玩了，接着他把胳膊支在平台的护栏上，离他父亲几步远。安多纳德还想逗他玩，但他生气地推开她，于是她说了他几句难听的话，看到再待下去也没什么意思，便自己回屋里，练钢琴去了。

雅南先生同奥里维埃单独留下来。

“小家伙，你怎么啦？为什么不想再玩啦？”父亲温柔地问道。

“我累了,爸爸。”

“好吧。那么我们父子俩就在椅子上休息一会儿吧。”

他俩坐了下来。那是九月一个美丽的晚上。夜空晴朗,牵牛花清甜的香气与平台墙脚下昏睡的幽静的河水那清淡、略带点儿腐味的气息混合在一起。巨大的金色夜蛾张开翅膀围着花儿飞来飞去,发出小纺车似的嗡嗡声。几个邻人在他家门前的河对岸闲坐着,他们平静的说话声回荡在静寂之中。安多纳德在屋里弹奏着意大利的咏叹调。雅南先生握着奥里维埃的手。他在一口接着一口地抽着烟。夜色渐渐遮住了父亲的脸庞,他看见父亲烟斗上的小火星忽明忽暗,最后彻底熄灭了。他俩都一言不发。奥里维埃便问父亲几颗星星的名字。雅南先生几乎像外省全部的有产者一样缺乏对大自然的知识,除了几颗人人皆知的大星宿外对别的几乎一窍不通。不过他假装认为孩子问的就是他所熟悉的那几颗,便一一说出它们名字。奥里维埃也不追根究底,他向来爱听大人说出那几个神秘而美妙的名字,然后自己轻轻念着。况且,他主要目的也并非为了求知,而是这样在感觉上就能与父亲靠得更近些。他俩一时沉默无语。奥里维埃把头倚在椅子的靠背上,张着嘴,愣愣地望着群星,他在迷糊中觉得父亲的手温沁他的肺腑。猛地,这只手颤抖了。奥里维埃感到很好奇,轻快而略有些倦意地问道:

“呀!爸爸,你的手在发抖哩!”

雅南先生缩回了手。

过了不久,奥里维埃的脑子里又不知到底在想什么,又问道:

“你也疲倦了吧,爸爸?”

“是的,孩子。”

孩子亲热地又说道:

“千万不要把自己累坏了,爸爸。”

雅南先生将奥里维埃的头拉进自己的怀里,喃喃地说道:

“我可怜的孩子!……”

这时,奥里维埃的思维又想到别处去了。塔楼上的大钟敲了八下,他挣脱开父亲的怀抱,说道:

“我要去看书了。”

每个星期四,大人批准他在晚饭后可以看一个钟头书,然后再睡觉。那是他最快乐的时刻,就算再大的事也不能让他耽搁一分钟。

雅南先生没阻拦他,他在幽暗的平台上来回踱步,接着回到了屋里。

屋内,母亲和孩子围坐在灯旁。安多纳德正在编织胸衣上的一条丝带,连续不断地不是说话便是哼歌。奥里维埃听了心情烦躁,紧锁双眉,把臂肘搁在桌上,用双手紧紧捂住耳朵看书。雅南太太边缝补袜子,边与站在她身边,向他禀报一天开支的老女佣对话,利用这个机会女佣正好能闲扯几句,她总是会说一些趣闻逸事,用着一口很滑稽的土话,让主人们听了忍不住想笑,安多纳

德依旧竭力模仿着。雅南先生一言不发地看着这一切，谁也没留意他。他犹豫了一下，坐下，捧起一本书，随意翻开到某一页，又合上书，站了起来，他实在无法待下去了。点燃了一支蜡烛，说了晚安。他向孩子们走近，深情地和他们一一拥抱。孩子们却连头也不抬，只是漫不经心地对付了一下：安多纳德正忙于针线活，而奥里维埃则深深沉迷于书本里，他的双手甚至一直捂着耳朵，一边看书，一边从牙缝里挤出了“晚安”二字，因为当他在读书的时候，就算亲人身上着了火，他也会漠不关心的。雅南先生走出屋子，又在隔壁的房间里逗留了一会儿。他的妻子等老仆离开，便来到他的面前，把床单放入柜子里面。她特意不去瞧他。他迟疑了一下，走近她，跟她说道：

“请原谅。刚才，我对你说话过于粗鲁了。”

她心里特别想对他说：

“可怜的人哪，我当然不会怪你了，可是你究竟是怎么啦？告诉我是什么事让你那么痛苦！”

但，她却幸灾乐祸地向他报复了一句：

“少来烦我！你是对我太粗鲁了，对我说话的态度还不如对一个女佣。”

她接着继续用这种口气列举着他的种种不是，措辞尖酸刻薄，满腹怨气。

他无可奈何地做了一个手势，苦笑了一下，从她身边走开。

没有人听到枪声。只是到了第二天，当所有人都知道此事后，有几个邻居才回想起来半夜三更的时候在寂静的街头上好像听见像抽鞭子似的“啪”的声音。继而小城之夜又寂静无声，把生者与死者都深深地裹入沉寂之中了。

当时，雅南太太正在熟睡之中，只是在事后一两个小时之后才睡醒，看见丈夫没在身边，便惴惴不安地起身，她走遍全部的房间，下了一层楼，走到了与住家相连的银行办公室去（都设在一幢大建筑里），进入了雅南先生的办公室，看见他坐在安乐椅上，身体倒在办公桌上，满身都是血，而且还在一滴一滴地往下淌。她尖叫了一声，手中的蜡烛掉在了地上，昏了过去。如此房子上下都被惊动了。仆人们都跑过来，扶起她，照料她，并把雅南先生的尸体放到床上。孩子屋子的门仍关得严严实实的。安多纳德在美美地睡大觉，奥里维埃听到了外面嘈杂的说话声和脚步声，他想看个究竟，但又慑于怕惊动姐姐，便又睡去。

第二天清晨，两个孩子还不知道，消息已全城皆知，那是老女仆哭着把消息说出去的。他们的母亲已经方寸大乱，她自己性命难保，只有两个孩子孤单地守着死者。起初，恐怖把痛苦压倒，再说了，他们哪有时间用来痛痛快快地大哭一场呀。从清晨开始，残酷无情的法律程序便一个接一个到来。安多纳德蹲在屋子的一角，用年轻人的自卫心理，把全部的希望都压于唯一的念头里，以期能助她喘口气，摆脱恐怖：她想到了她的男友，她每时每刻都在等他到来。她记得他在最近一次与她会面的时候显得殷勤万分，他会来分担她的悲伤对这一点她毫不怀疑。但没有谁来，没有谁来传口信，没有谁前来安慰。与